



秋立人间暑未消

■ 徐晟

蝉声还挂在梧桐树枝头，一浪高过一浪，仿佛要同这最后的暑热拼个你死我活。可你若细听，那声音里到底有了些衰飒的意味，像是老嗓子唱了整夏的戏文，到末了，底气便渐渐不足了。

古人说“一叶知秋”，那叶子多半不是梧桐，梧桐的叶子大，落下来的声响也重，不像槐树的小叶子，悄悄在午后的热风里旋着，旋着，终于不情不愿地贴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这便是秋给夏的第一封信了，写在叶子上，却又怕晒化了，只在树荫浓密处才敢递出来。

正午的太阳依旧是毒的。光从极高极蓝的天上直泼下来，照得水泥地面泛着白花花的光，人走在上面，影子缩成脚下一小团黑，仿佛被这暑气榨干了水分。某市口的西瓜摊

仍旧支着硕大的遮阳伞，卖瓜的老汉摇着蒲扇，扇出的风也是热的。可你若是清晨时分经过，便能觉出些不同来。那风不知何时有了棱角，擦过手臂时，会留下一道凉丝丝的痕迹，像谁用薄荷叶在你皮肤上轻轻划了一下。露水也更重了，草尖上挂着的，不再是夏夜那般轻薄的露珠，而是一粒粒饱满的、近乎凝固的水晶，太阳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把它们收回去。

公园的荷塘最是敏感。荷叶还是那样铺天盖地的绿，可边角上已经泛起焦黄，卷曲起来，像写废了的信笺。莲蓬倒是结实了，一个个褐色的小碗，擎着满满的莲子，沉甸甸地垂着头。有几朵晚开的荷花，粉得近乎惨白，在正午的强光里撑着，花瓣边缘已现出透明的质感——那是生命将尽时的华美，灿烂得让人不敢久看。蜻蜓还来，只是飞得慢了，偶尔停在枯黄的荷梗上，翅膀翕动几下，便长久地静止

了，仿佛在思考什么深奥的道理。

想起《礼记》上说的“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那是黄河流域的物候，到了我们这长江之畔，总要晚上些日子。节气这东西，原是天定的章程，可大地上的草木虫鱼，却各有各的钟表。夏不肯痛快地走，秋也不能蛮横地来，它们便这样商量着，拉锯着，在正午的炎热与清晨的凉意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人生许多事也是如此吧，那些看似截然分明的转折，真正临到眼前时，才发现原是这般黏黏糊糊、欲拒还迎的。

黄昏来得早了。六点钟光景，西边的云就开始烧起来，烧得比夏夜更烈，更不管不顾，像是要把一整个夏天没使完的力气都使尽了。火烧完了，天便暗得特别快，刚才还是漫天紫霞，转眼就只剩下西天一抹灰蓝。这时候你若站在窗前，会看见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

汽。那是室内外温差造成的，而这温差，在盛夏是不可想象的。

夜深些，蛐蛐儿便在墙角试嗓子了。起初是怯怯的一声两声，后来胆子大了，便成片成片地叫起来。这声音比蝉鸣清瘦，带着金属的凉意，一声声敲在寂静里，敲得人心也跟着静下去。月亮升起来，还是夏夜那般圆，可光已经不同了——夏日月光是温的，像刚从井里捞起的玉；此刻的月光却凉了，凉得近乎锋利，照在竹席上，照在茶杯里，仿佛能听见它落下时细碎的声响。

立秋过了，暑热还在。这世间许多变化都是这样，名分先到，实质还要等些日子。可你若肯在清晨的凉风里站一站，在黄昏的薄暮中走一走，便知道那秋意其实已经悄悄驻下了。它不在日历上，而在露珠里，在蝉声的间隙里，在月光掠过皮肤时那微微一颤里。

鱼山回音壁

■ 王琼宇

翻开鱼山，便翻到了曹植的一页，墨痕浸润，愈显沉郁。

海拔82.1米，不再是一座山的高度。把一段历史垒进风中、雨中，垒进黄河岸边，年年岁岁地奔流，岁岁年年地吟哦。

借一缕笔墨，在琵琶清语中，把《洛神赋》细读再细读……

入眼的白云泛一抹红润，揽黄河浅唱，这位七步成诗的才俊，满腹坎坷与苍凉，唯有浊酒与滔滔大河，才可释语、解解命途多舛。

爱，是那么遗憾。曹植与渔姑的爱情传说，让凄美的一段历史多了几许浪漫底色。

一株野草捧出泥土的高贵。一层绿意，就是一寸丹心。

黄河，水声叠着水声。或跌宕，或崎岖，或悲壮。

鱼山，泰山的西来余脉，状似甲鱼静卧。山不高，因文脉而俊秀。广袤的鲁西平原一望平畴，唯有鱼山孑然隆起，成为古柯邑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

伫立鱼山，孤寂、抑郁的曹植，听懂了黄河的心音、声响。和着月光、和着星汉，创作了佛教音乐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让经文唱

诵韵律浑然天成。源自天籁的音韵，携禅意缓缓流淌，音韵通心，心悟音韵。梵呗之源，也是曹植留给后世不朽的文化建树。

读书之羊茂台、洗砚池，仙人足印等景点，依旧穿透多年的风雨，静静诉说着曹植的辞赋篇章，等待世人追忆、感怀。

石阶长满青苔，这片水土先记住了曹植的一袭青衫身影，才慢慢接纳后世来者的万千清愁。跨越千载光阴，一丘青山高地，长久守着历代文人登高凭吊、仰望先贤的来路。

山水间，“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追寻纯美情感、高贵灵魂和神性之光……

一笔千里，指点纵论江山，写就一代大家的胸襟气概。

山水间，低吟“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芳”。如椽巨笔，依旧流淌不朽华章与满腔豪情。

山水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字句之间，命运沉浮、世事跌宕扑面而来。

千秋东流，长鞭飞扬。鲁西大地这一根古老琴弦，被一位才高八斗的失意诗人，弹唱成独属于鱼山的诗赋绝响。

语言的疼痛，灵魂的磨难。洛神湖，也只是他思想的一条支流。

《迁都赋》《社颂》《征蜀论》《怨歌行》《矫志诗》，皆是他立于黄河彼岸写下的心语。纵然身着褒衣博带，胸中郁结的伤痛，终究难以释怀。

一座山有幸，因承载灵魂而拥有恒久生机。石头是醒着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思考。每一块岩石，皆沉淀着汉字筋骨，那一字一句的如咏如叹，点亮了辞赋深处的熠熠光芒。

仰天长啸的悲愤与愁肠，千载风骨，纵然沉入黄河波涛，亦能照彻水底浑浊与幽暗。

一人一山，遥对万古明月，奔赴辽阔诗心。孤影化作一纸贬谪诗文，河风不语，默然相伴。

春山深藏，汉魏祠亭碑刻静立。一个被放逐的人，可还谈论思家国运、命运、秋天、流年？时光已把所有评述褒贬，交给历史去解读。

鱼山，便是曹植的一座天然无字墓碑。正如一首诗所言，孤傲的姿态，一直保持着“才高八斗”的秉性，滔滔的黄河，静默心志。

与万物心领神会（外一首）

■ 翠薇

每一天
都有与万物心领神会的一刻

朋友通话，哪怕就是一句话交流
也能心灵相通
转角遇上的阳光
在桃林边明暗有致
黄莺尾又多了无数微笑的骨朵
樱林里落花满地
是谁散落的青春

一只山雀在水边洗脸
又斜着飞进云层
我走过的园区小径
员工对木桥做了加固
涂上紫红油漆
提亮了绿化带的眼神

这些都是眼缘
我与万物心领神会
禁不住停留，多看几眼
内心升起云朵
有满溢的洁白和温度

这些瞬间
都是与光的相遇
一下子
就擦亮了我的世界

蒲公英

蒲公英的降落伞在眼前飞翔
细长的羽毛飘扬
舒展的模样令人着迷

在我看来它是神圣的
干净、自由
是一枚天使的眼神

旷野盛大，在最终降落之前
它如行云流水
在大自然里穿针引线
跨越尽可能多的风景

湖水、古树、绿草与金黄的秋天
我盯着它，跟了好久
一起穿越半个下午
不知不觉，我的脚步轻盈如飞

在我眼里
它就是一句悬挂的诗
给了我一对宁静无声的翅膀

小城一隅的书香

■ 胡芝芹

盛夏的小城临清，闷热的空气里裹着古运河的水汽和蝉鸣的清亮。古老的运河，穿城而过，似一条绵延的绸带，给一座城添了几分温婉和灵性。清澈的河水微波粼粼，蓝天白云倒映其中，宛若一幅动感的油画。

岸畔的老柳，身姿向着河面倾斜，似乎就在这河水这面镜子，轻梳柔发。细长的柳丝随风摇曳，自有一番悠然雅致。

这条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早已失去了它的航运功能，但岸畔的许多街巷和门店，还延续着运河曾带来的浓浓文化韵味。

我喜欢沿着运河散步，看一看古老的小桥，听一听票友的京戏，或是什么也不做，只看着河水发发呆。一天，正随意行走的我发现了一个旧书摊。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先生，鬓间的头发已花白，脸上皱纹纵横，一看就是个饱经风霜的人。他的书籍平平整整地摆在地面上的一块红布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随意翻看他的书，他也不管，兀自低着头看书，有人问他书的价格时，他才抬起头，回一句。

我信步走到书摊边，随意看了几眼，没想到竟发现了正在寻找的小说《浮沉》的下部。于是就买下来，价钱还挺便宜，一本三百多页的书竟然只要7元钱。拿着意外淘到的宝贝回家，心情愉快地哼着歌，仿佛岸畔的柳丝都在

跟我打招呼。

有了第一次淘书的经历，我就惦记上了那个旧书摊，没事的时候就去书摊前转一转，蹲下来翻几页书读一读。一来二去，和摊主也熟络了。摊主告诉我，他以前是某企业的一名库管。工作中，没有工友陪伴，尤其是夜晚值班护库时，安静得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得见，那种无聊和寂寞，似泛滥的洪水，将他淹没了。“书，犹如一道月光，照进我的心房。”摊主喃喃道，他坐在小马扎上，一本书摊在膝头，两手抚摸着书页，似乎能听到粗糙的指腹触摸纸页的沙沙声。“你读了哪些书？”我问道。“唉，那时候自己没钱买书，能找到什么算什么呗。报纸也读，有时一张报纸上的新闻都要读三四遍呢。”他说完就笑了，有点自嘲似的。“怎么想到摆书摊呢？”“退休了，就想找点事做，既打发时间，也能挣点零花钱。”“还能满足你读书的嗜好吧。”我笑着接一句。他也笑了，又低头看着手里的书，过了一会儿才说：“不怕你笑话，一日不读心里就空得慌。”我信他的话，一个爱书人，能在书里发现奇妙的世界。远处有几个人在围着桌子打牌，笑声不时遥遥传来。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遣方式，但是，我还是喜欢眼前摊主的选择。

听摊主说，他偶然有一次路过一家废品回收站，看到一大堆旧书要被当作废纸打包时，忽然心有所动，那么多好书，直接处理了真是太可惜，就从那里转买过来，做起了书摊生意。在他的书摊上，书籍类型多种多样，科幻、武侠、言情、诗词散文、花木种植、烹饪等不下50种。生意好时，一天能卖出几十本。

一天，摊主远远地看到我就打招呼：“老

师，我给你留了两本好书呢。”说着从身旁的纸箱里拿出两本书，又用手巾反复擦拭几遍封面，才递给我。我一看，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汉代黄石公著、丁敏翔编著的《素书》，两本书都有六成新。我接过书，心湖起伏难平，一本是现代人文反思型的文化散文，一本是古代哲学谋略型的处世经典。两本书皆非浅薄之作，能把此类书称为宝贝的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修为已达到何种境界，但我知道他绝不仅仅是靠文字里的热闹解闷，他是个能和文字对话的人。虽然我已读过电子版的《文化苦旅》，但摩挲着纸质书的硬质封面，嗅着纸页的馨香，我还是买下了那两本书。不贵，仅需十元钱。价格比新书便宜很多。虽然是旧书，但是书的内容不会变，道理也还是那些道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慨不已。如今，时代飞速向前，手机占据了大多数人的碎片时光，大家一有闲暇，就低头沉浸在屏幕上。我不知道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在读书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最好放下手机，拿起一本纸质图书，读上几页，怡心怡情。

书摊渐远，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柳荫里，书摊主人正照应生意。他的一侧是古运河的缓缓水波，牵着考棚街几百年的文化底蕴和清源书院遥远的琅琅书声；而他的另一侧，是一个简易的书摊，以及几个挑选图书的年轻人。这一隅小小的书摊，就是运河古城不曾消散的文脉微光。愿这一缕淡淡的书香，长久飘荡在小城的街巷之间。

白云在蓝天下悠悠地飘逝，清风摇曳着柳丝款款起舞。书香裹着运河的水汽，缥缈着。那画面，好美！

空心的自在

■ 叶正尹

八月初的荷塘，热浪蒸腾。我伸手去够一枝垂头的莲蓬，指尖却先触到了那根绿梗。它笔直地立着，花瓣落了，莲蓬坠了，依然不肯弯。手指捏过去，是空的，脆生生的空，仿佛轻轻一折就会断。可就是这么一根空心的绿管子，竟把整个夏天的重量举到了现在。

风一来，它微微摇晃，宛若在试探空气的弹性，却不曾偏离过那根看不见的铅垂线。满塘的荷，多半已是叶边泛黄，花容倦怠，唯独这些梗，一根根戳在水面上，像是谁用墨线拉出的几何图形，精准而孤独。

周敦颐说它“中通外直”，四个字嚼了许多年，如今握在手里才觉出分量。空心不是无心，恰恰是因为空，才容得下水与气的长驱直入，才把养分从淤泥深处抽送到头顶那个渐次饱满的莲蓬。人若是也这般“中通”，那些堵在胸口的事情多半就能顺顺当地流过去了。偏生我们总爱把心事塞得满满当当，旧的淤积不散，新的又压上来，最后整个人成了一截堵死的管道，水过不去，够过不去，连自己都透不过气来。

荷梗的妙处，在于它懂得留白。每一节都留有气孔，那是水下生命向天空借来的呼吸。荷塘边有位老者，身形清瘦，话不多，退休后每日来打太极。旁人问起病痛与家事，他只笑笑说“还好”。后来才知他丧偶多年，独子远居海外。他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想来就是从这池荷里学来的。虽

有重负，却学会了把它放进空心的通道，任其穿堂而过，不留淤痕。

这个时节的荷，若论颜色，已输给六月的盛放；若论香，也淡了许多。可站在塘边看那些笔直的梗，越看越觉得它们比花更耐看。花是荷的情绪，梗才是它的骨骼。花会谢，那是情绪的起落；梗一直立着，那是骨子里的倔强。一根空心的管子，不藏不掖，风来就弯腰，风过就回正，坦坦荡荡地空着，反而什么都折不断它。反倒是那些塞得满满的，一场雨便拦腰断了。

我把那枝莲蓬带回书房，插进一只素净的陶瓶。梗在瓶口处依然挺着，即便换了水土也不改姿态。夜里写字累了抬头看它，忽然觉得这间堆满书籍纸张的屋子，也该学学它，松一松，让光能照进来，让念头能穿过去。满屋子的东西未必都是要紧的，满屋子的琐碎也未必都值得挽留。空一点，轻一点，或许才能似那根荷梗一般，把属于自己的那一支莲蓬，端端正正地举到秋天来临。

世人写荷，总爱说它出淤泥而不染，赞的是花的清白。我倒觉得，更难得的是这根空心的梗。它坦然地空着，坦然地通着，把所有的力气都给了头顶那颗日渐饱满的果实。

所谓自在，大约就是这般。空心对世，实心向己。风来让它过去，雨来也让它过去。最后立在原地的，还是那根不争不抢的绿梗，空空如也，却什么都装得下。